丘北談筆
二酉委譚
隅意見
牕瑣語
摘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丘隅意見

喬世寧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丘隅意見

丘隅意見一卷　　祝翁喬世寧

自註疏成而漢註廢矣自大全成而宋註又廢矣故類書者僻方初學之便無閎覽慎思之益也今字學不講點畫失據朝廷詰制獨用中書字體古法帖遂盡棄不行洪武正韻又止用於章奏而生徒未嘗遵守學官無所駁正甚非所以廣同文之化也故字學宜以唐石經與正韻為法而詩賦家亦宜以正韻與唐禮部韻並行也

古人制作事事精於後人惟曆法則後日益精詳內六鄉分職守令則六鄉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

守今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
久任不可以責成今既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
肆無忌百姓日嗷嗷難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謚小行有小謚蓋當實示訓且勸懲
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謚文則已不得其情矣
又必待其子弟乞請而後得之則又非所以示公也
惟當令禮部以大臣宜得者即疏請下部院覆實與
九卿翰林傳議然後斷自　聖裁而賜之其子弟不
敢乞請不當與而乞請者亦必不行庶幾昭天下之
大公而激勸臣節者不小矣

古者爾雅列諸小學蓋識名物便訓詁自童子始也釋名廣雅爾雅翼獨斷古今註諸書皆爾雅之緒餘也今士習草畧登仕太易五尺童子郎記誦陳言以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無一識者此習俗之大患士所以鮮經世之學也

洪武時用秀才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郎漢貲郎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盜賊赴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豫謀者也賦役亦

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里倣大內大家倣戚里衆庶倣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至於卿寺皆遍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攷會典所載屯糧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觀之則可行於腹裏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矣戰士不解甲而卧郎有田安得

耕且牛種器具何給也郎能盡給之乘閒而耕亦不過充虜馬一夕之秣耳故極邊也田未可盡舉也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此韓非所謂中飽者也中飽者必病疽塞謂上下不通也

往年邊士戕主帥其漸不可長也始見於汴州再見於大同頃南京又見告矣穢州山西者逆事已著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法紀治天下苟是者尚有名義法紀邪故當事者日益難處養奸則國紀大削伸法則事變立起於是苟且姑息之習多蒭精

明作之政難矣

近時上官鮮綜覈之法下吏多苟簡之政議者謂官不久任是矣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之法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今自卿寺以上閥官如傳舍闕一官必補一官循其資品以遞相遷補若是則久任法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

國初鹽法主於紓邊急非必盡籠天下之利也其始商人輸米不多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緩急　祖宗大計也自餘鹽之議行而鹽法壞矣頃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大壞矣蓋行鹽

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又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急商人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繇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爲之者此也往者論鹽法之弊率謂豪勢者占中賣窩今遇召納之時應命者常不及數求賣窩者而不可得矣邊事尚何賴邪

蕃人以茶爲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其死命也　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體統寔善也乃後蕃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

據矣於是有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之遺意也此於體統已失矣顧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於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帑一時之匱暫爲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晁錯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虜則無中國之長技矣昔不知攻城今能攻城矣昔不習步戰今能步戰矣昔不用銀幣今其俗貴銀幣矣昔遇人無生還者今見少壯者即掠之去矣昔不知文儒今喜文儒信用矣此其志安可量也

漢儒所言即可行所學即可用賢良文學時與諸大夫廷論可否計匈奴則絀丞相議鹽鐵則絀大夫蓋學出專門人有定見也此豈唐宋士所有哉　國朝士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其英華者即唐之溺於詞章矣其好名者即宋之襲談性命矣然實效則不逮漢儒遠矣

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肩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朶顏三衛則虜之左右肩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之策也自俺荅之橫也西併海西諸虜又西破洮岷諸蕃而虜全一右肩矣東收山後諸

賊又東結巢顏則又全一左肩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事蓋其勢然也

謀國者皆曰倭寇東南虜患西北然此外虜易計也今導倭者漳人也導虜者邊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導倭導虜焉是則大可慮者矣今內地盜賊在在有之若迫於饑寒聚而苟一日之生者猶不難處也顧今號爲白蓮玄孤黃羊教者皆挾妖術以誘惑愚民如往時乾州曹縣者不可畏邪今其徒日益延蔓百姓不敢告有司不敢發是隱憂深禍不知何所極也

邊事之壞極矣其大者有五功罪不實一也賞罰不信二也芻糧不得實惠三也按伏脩邊冒破四也文移牽制失事幾五也而功罪不實爲大功罪不實則跡涉欺罔而士朋倖心豪傑解體矣

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頃者虜一犯京師輒多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即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及延綏若寧夏則已遠況甘肅遠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示暫出團營兵分戍諸邊即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

營兵多而不練虛費無益顧今邊兵輕京師豈國家之利哉

選貢法所以及時用才也三途並用法所以激勸吏治也自學校士多于是歲貢者多衰老之人自進士科重于是科貢者無自信之志豪傑所爲孤憤而太息也余以爲先選貢而後可以行三途積十餘年而後可以見成效論治安者無踰于此矣

今天下田糧詭寄欺隱之弊日甚矣富者或坐享無稅之田而貧者多空輸無田之稅富者稅少則差輕故益富貧者稅多則差重故益貧此不均之弊也欲

救今日之弊使貧民實受其惠其惟均地均糧乎
寧夏隔黃河策應亦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
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
行城門晝閉此可不爲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
驛傳率併加于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
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自邊糧納價而邊倉虛白鹽糧有包攬而虛出多守
臣所以憂困乏而難接濟者此也白渠不引涇水故
水利不多不開三門津月河故舟楫不通關中所以
憂歲荒而難生計者此也

大寧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設一都司守之自都司移于保定也而大寧故地盡棄之朶顏朶顏雖內屬而陰持兩端往歲虜自喜峯口潮河川諸處直犯京師其經由皆從朶顏三衛地實朶顏人導之也此真肘腋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處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皆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

今進士科太重矣欲矯其弊即不得行三途並用法則莫若減進士名數至于極少或增而至于極多少則一科不過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夫進士少則內外諸官不免用科貢之士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

陟盡進士也而科貢之舉而陟者亦衆半焉何也科貢人多故也況進士者又未必盡舉盡陟乎多則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進士多則內外諸官大率皆進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視之者輕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不少矣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亦盡進士也而進士之劾而黜者亦衆半焉何也進士人多故也況科貢者又未必盡劾盡黜乎如是則雖不行三途法亦自無偏重之患資格之弊而舉劾黜陟無不公士風吏治無不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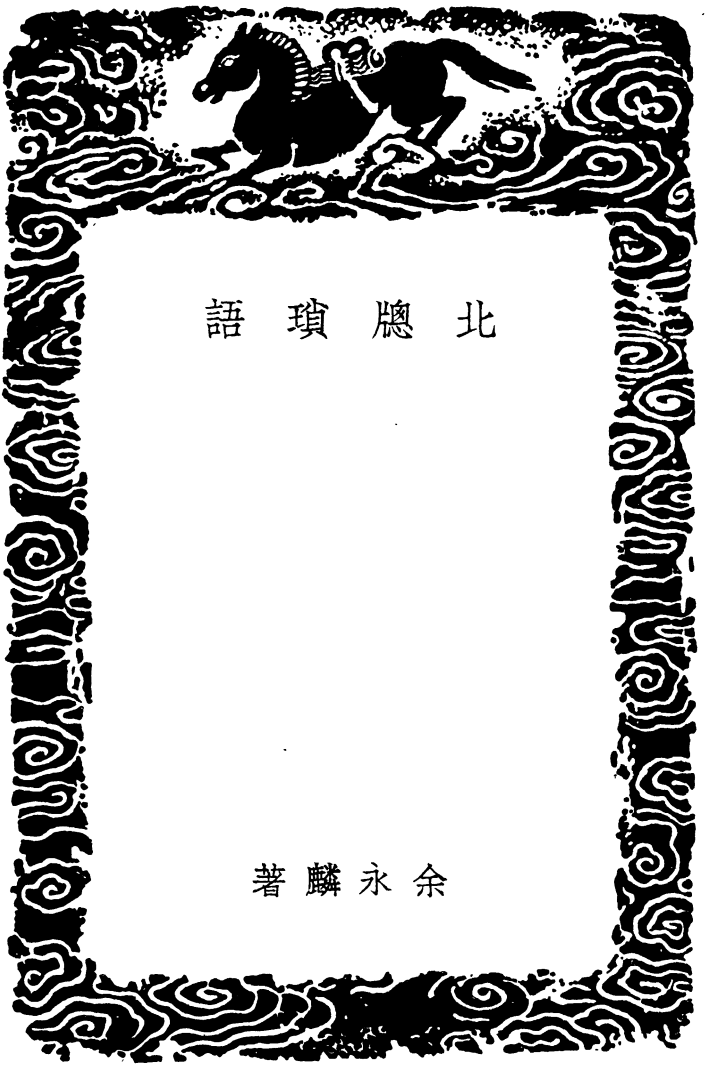
今天下法多廢格擬議失倫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

非違于利害事幾敝于嫌疑執守奪于權勢出入乘于喜慍深文起于矜名厚誣失于偏聽有一于此法無弗敝矣

律可以無六經六經不可以無律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皆聖人精意之所在也

今邊議十九及于長城必曰乾溝澗未盡城又曰青沙峴不可城然虜一大舉即決墻衝墜長驅而入不必乾溝與青沙峴也故築城乘障者爲傳警清野之賴耳非萬全決勝之策也

意見卷完



北戀瑣語

余永麟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北牕瑣語

鄞余永麟著

洪武登極後嘗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洒脩竹拂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書今一統五雲深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聞汝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子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周岐鳳蘇之常熟人豪俠跌宕縱情詩酒自號江湖風月神僊多往來僧寺道院每為鄉人所仇誣以

他事訟之於官官府持之甚急鳳望門投止莫有容者錢永輝亦常之巨族鳳往造焉錢贈以詩云聞說多才命未逢年來無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陽風雨夜推篷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鄉似夢中一日至家欲與妻狎妻曰良人避難人皆知之倘狎而有娠時欲自鳴誰則信邪是累良人不淺也鳳納其言而去卒死於外後扶鸞者祝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鳳即赴

壇至今吳下不絕

方谷珍寧海人長身巨目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刼掠村落珍鳩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政不綱台州路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者無功爲賊者獲免賞罰如此彼能爲賊我不能爲賊邪遂作亂元不能制赤魯不花者爲其所殺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據台溫明三府而明州爲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友定爲東南一巨鎮我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既下

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和督舟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裡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來帶立於朝太祖喜其言授以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徹爲總管以統理冀其向化而彼二竪者反生煽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錢與謙游西湖見天竺婦人燒香題云窄窄弓鞋欵

欵擅爲燒天竺灶香來眸凝綠水波微動掌合白
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勻初試雪天梅不
知暗說緣何事斜插金釵撥冷灰
黃翰多景樓詩乘興來游多景樓名因多景有人游
長江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一色松杉分
雨露四時花木度春秋書生就得經綸策明日乘
風上帝州
唐子畏倪儃詩紙作衣裳線作觔悲歡離合假成眞
分明是個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文衡山子弟

詩末郎旦女假爲眞便說忠君與孝親脫却戲衣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二詩亦足以警世

陶時莊儼浙之秀水人嘉靖初守揚州作銅壺翁傳鐫石南門之譙樓甚得韓愈毛穎革華二傳體裁

銅壺翁者銅梁人也弗顯其姓以其最壽故曰翁或曰軒轅氏始成之後世遠事湮莫可窮詰性嗜

處高足不履地懸壺在左以代準繩雖身近闤闠而晝日常閒逮夫衆動既定則兢兢慎持坐以待旦蓋體天行玩歷惟悠悠爾也尤不喜與人酬酢

常曰我一滴水其理性情之鄉乎若等豈以我壺爲飲器而欲器之乎賓客皆弗諾甚者鳴鼓而攻之會姬德旣衰賢聖變騎翁歎曰孔鐸其不揚壺可知矣乃托於六甲之法長生久視蒙世溫蠖弟相襲以爲神仙中人而天人之蘊終非衆甕者所能窺獨漢子言因章房氏六日七分之尊爲盈虛偶奇以損益之間於相襲翁翁後以房道不相爲謀嘗曰我十二時中不忘省已而已焉知其他魏晉以降代不乏人迨我聖祖定元都除舊布新時

守臣以元之水晶宮漏進帝曰廢萬機之務而營心於此焉得不亡命碎出之而惟銅壺氏之滴翁任使有加又自京師達都邑分布其子孫以警教天下亦號曰翁而厥先所任之翁蓋辭祿請老矣百六十年天人時萬物若諸福畢應瑞慶大臻底於嘉靖丕實陰陽之道於乎盛矣邇來人之臧否不同其都邑子孫有失其祖父故居歲巳丑侍御西崖朱公持斧維揚謂儼曰翁有功於世而忍諸哉於是通商惠之得若干緡以爲翁助再成樂安

寓　乾坤遺所志擊壤者翁對曰翁眞似我蜀子雲哉翁眞似我張益公哉若公爲政嚴明鼓番漏水歷歷可指倘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他日殿直薦好官員及公亦以邸中更鼓分明知之故翁與侍御并言之言訖而去厖眉皓齒繩繩未艾克世其家者非揚之翁而誰

奉之雪竇溪入萬山中回陷下平泉石清峻竹木森蔚浙之名山也宋高宗嘗夢入其境象倣而求焉竟得此山刻石曰應夢名山明奉化尹鄒智有詩

曰板蕩徽欽出北關五城日夜望南還康王自是
臨安主不夢中原夢此山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閭閻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
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丈丈
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吳下有人詩
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
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膂力過人常持鐵器重百
斤者軍中隨行後太祖登大寶中山就封每朝見

太后謝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爾家之言太后以是語及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乎一日召宴內庭中山與焉命勇士殺謝夫人於其第太祖持巵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可免赤族之災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戮也

張宏宜松江人爲餘姚令欲毀一僧寺題詩於壁云古寺伶俜幾百春斷碑磨洗認前人忽朝一日無常到滄海桑田又一新寺僧憂不知所出適天童寺僧懷讓者客於其寺遂賡一詩於其次元亮歸

來不計春讚眉入社更何人祇園陀樹今枯槁看遍桃花幾度新云張公來見詩而喜寺猶可保也不然我亦當速去次日張公果見此詩而怒既而吟哦者久之又喜詢是詩何人所題僧以名對邀與相見極口稱善遂得不毀

故老相傳于肅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一詩云莊椿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正統已添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裡笑

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御史王文在側云斫頭就斫頭何用多言由此觀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肅愍剛大之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南崖之言爲可疑

張白齋未第時遨遊吳下幾二十年平康樂地時每放懷一日自吳中歸過舊識適張宴內庭以他辭却焉白齋立筆寫一律以寄初月黃昏欲墮烟高

樓朱箔未成眠聞燒紅燭成春夢背立銀河憶舊年司馬青衫揮別淚小蠻紅袖拂新綾藕花風起冰絲斷不問橫塘再采蓮投而即去見詩追之不得渠牕友李春亭有和詩見窺豹集

漢文帝入泣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氏謂平所對爲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謂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知錢穀之數可

以知經費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倫白山以訓年少登甲第告歸親迎三司置酒邀焉投壺至夜分某提學者席中賦一律贈云夜深壺矢屢更端賓主東南各盡歡燈下過橋年少易席中點水老人難獨龍入洞雲猶濕雙燕歸巢雨未乾留却一枝斜插鬢倚門人在五更寒某提學者亦善以文爲戲者也

太宗平定交趾問尚書夏元吉曰陞賞孰便元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

重賞眞有見之言也可爲國家建議之準

王鰲山江西人董學政南畿考法甚酷凡見年長者降黜殆半惟卯角者俱獲雷秀才至有已冠而復作卯角以幸免者一人詩云戴弁俟俟已數年於今卯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

朱賢吳人考多不利忽登鄉薦澆薄者書其門云朱賢中科是偶然既而又登進士朱遂續於其後云誰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

偶然

趙子昂畫竹不減文與可得其眞蹟者甚珍愛之余鄞有一家出折枝一幅索張白齋題張遂書曰先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籍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茗溪圖一幅索沈石田題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茗溪類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裡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意

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吳下作屈旅歌以

自嘆曰屈屈復屈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人皆讀書多顯達何我讀書成抑鬱歎昔吾年二八時優游學讀詩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日少離日多春來倏忽赴東館歲暮欲還猶蹉跎今年已去復明年寒氈冷凳俱坐穿寂莫一飯小牕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願先生不嗜酒二願先生不茹葷先生更莫出門首出門唯恐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泄柳先生

先生獨坐悶始得虛名依本分有時散步舒精神
主人遂爲輕薄論愚頑之子功難成晨昏費盡千
萬情河東獅子反不足拘兒隔壁高聲爭先生教
法纔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歡平天冠往市中買馮
驩鋏向誰家彈不願主人廣讀書只願主人多富
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
爲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遽入籠魚不
遠躍輕吞鈎束脩況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
輸租償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屈何

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對槐花黃高堂白髮缺甘旨貧賤糟糠歌屢屢白雲滿目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怎生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誰琢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憫我度漸行誰能問我饑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遇常公鴈馬周投筆西戎有何事安能不貴亦不富守株待兎終不悞良辰美景夢中過賞心樂事愁邊度問君無學既無才何

不田園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開問君有才既有學何不攀龍附鳳冀麒麟閣上繪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為囊琴挾劍將何之川原邊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曉出行歌歸未雪先期隱薜蘿晴乾已得服茅茨田家有事在南畝晡饁朝朝兩夫婦老子長孫足衣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臥牛背上

游朝夕南村北村烟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絳帳皐比盡拋却安得江上數畝田簞瓢陋巷三四椽布衣簞粥尚逍遙一家骨肉常團圓先生先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簷寸晷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覓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繆公無人子思側子思不能安其身屈屈歌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街

頭紙價一日貴墨池蘸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
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楊得意在何地
飄飄自負凌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
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勞再相謁信知先
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書不遂平生志早
期他業作生涯

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
其上曰我愛春春意好山嘴吐晴烟牆頭戴芳草
黃鸝罵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秪是

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戰棋聲碎羅團扇影涼南薰買奇貨添得芰荷香蟬在綠槐深處鬧也須回首顧螳郎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歸期舊巢留着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閉烹茶溶雪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塞邊曲將軍夜度關若箇漁翁堪入畫一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又沽傍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眞酒徒我也不荷劉伶

鍾我也不挑黃公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固守於窮廬聖賢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明月滿庭清興孤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望矣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仲倒呼爲仲翁人有嘲之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夫工想來難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哥窑宋時舊物留傳雖久眞贋相雜人間頗多求其眞宋而精美者絕少秀之嘉善巨族曹瓊獲一香

爐高可二寸餘潤稱是以美玉鏤海東青捉天鵝爲蓋眞絕美者也漸聞於鎭守麥大監麥囚璫索之其子艮不得已而獻焉後爲司禮監之有力者所奪正德間盜竊得之復貨於吳下上海澱山張信夫深好骨董以二百金易之而歸後至南京游都市遇陳寔器無甚奇瓟雖千金不吝務索其絕美者市家云止聞蘇人得一內府哥窯價可數百金爲上海張信夫所得此其最者與然此物爲內府所重得之者終不能爲已物耳市家不知其爲

張信夫云然信夫聞之大驚歸而潛貨於吳之好事者後內府竟不追今亦不知其歸於何人矣

朱杲者鄞之民家子也無他才能粗識文字世居靈門家貨骨董爲業弘治間倭奴入貢其祖父與夷交易費不能償以杲没入潛匿夷船載之而歸彼國以杲中國人也官之正德三年杲變易姓名曰宋素卿充正使入貢鄞人見之者皆曰此朱杲也鎮巡官知之以杲叛入外國遂啟其事於朝時逆瑾弄權得杲金遂寢不行放回彼國至今上嘉靖

癸未其國以夷酋元永春充正使入貢進泊靈門館其酋於嘉賓堂境清寺後數日忽杲以賀卽位爲名進泊和義門館其酋於天寧寺二夷互相疑貳遂成嫌隙任事者又不知調停永春遂有圖杲之意而杲不知也永春遂揮其黨授甲執兵徑至和義門太監三司倉皇逃避民家杲與黨循城奔散永春謂太監曰素卿賊耳容追至前路盡殺之方可解甲不然未已也太監不得已遣指揮袁璡爲護夷兵使追至紹興時境清寺嘉賓堂未發餘

夷猶有百餘城外水手稱是士民獻策於三司請盡殺餘虜三司官畏怯過甚聞言震色人民喧譟甚至出言罵詈是日即遣推官高遷指揮劉文各處擒獲斬戮殆盡而我軍民亦有被所戕者城外水手聞城中擾攘整船逃奔出港定海馮把總與之格戰死之夷兵追至前路斬杲黨百餘餘皆逃入紹興收杲等囚焉夷兵回至灣頭見城上鼓譟防備知不可爲矣遂奪民船三艘刼指揮袁璡順流奔出後至夷兵八十餘人支路過穿山至海口

亦奪民船以行遇颶風飄入朝鮮朝鮮知其爲叛中國之倭也遣兵誅焉擒其二酋以獻於朝今按察司獄之堅古多羅是也梁黨鎮巡官撫實以聞朝廷遣劉給事查明罪在不原時巡按御史潘倣覆奏若殺朱梁恐無以辨彼國是非留此以待後來之進貢者使證焉仍禁於杭獄餘黨着令造船放歸

傳聞有一楊姓未第時田家也天順成化間始以仕顯老儒李姓者能詩嘗往還而素知其家一時見

甲第如雲維舟觀焉楊之子弟恃勢作傲接人多忽畧李作詩題於壁間云昔年此地幾經過門巷深深掩薜蘿今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壟社長王君店隔河今日重重新第宅東風緩棹聽絃歌

閩之建溪清流激湍遠逝疾趨當波流稍緩更覺可愛宋時有浙商極愛山水月夜停舟溪側立橋注視忽作一聯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徬皇終夜思窮而逝嘗於月

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舟子以此事告焉詩人曰我當爲之散魄果於林薄中聞吟聲清隱字句歷歷可數遂續云孤眠旅邸夢魂曾逐故鄉來

李西涯當國二十年浮沉保位無裨世教忽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文章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諺云榮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梁武帝時得此天象帝甚疑之跣脚下殿以厭其變而不知魏孝武爲

高歡所逐遂走入關武帝聞之曰彼國亦應天象如此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己巳熒惑入南斗慈谿馮損之見之曰何以有此象也已而韃靼寇邊太監王振勸上親征果有土木之變弘治六年癸丑太史奏土星犯斗門宮中有人亾孝宗命大索之果有一人縊死於紫金城上人事天象不爽如此

海外諸國獨日本粗知文義惟師東坡山谷及王晉卿趙子昂諸家唐以前文字俱不好嘉靖乙亥入貢正使石問周良珠宣用琳皆解文字者也余每

致筆談多重佛略儒五經用漢馬王弼鄭玄之徒皆彼所深信醫用舊方而略發揮詩尚纖巧又元體之下下者題咏頗多略述一二春雪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紅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寒冰鎖却鞦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寺偶來覽勝鄭峰境山路行行香作堆風攪空林饑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擾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眞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薛錦

鱗密砌不容針只爲根兒做不淺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鉤尋被張太守禁舟中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空教飛入堯天濶還在扁舟一葉中體裁大槩如此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鄞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

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敕罷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賜遣還

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隣右有陳克恭者一女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寡居於父家施生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妝束含情獨倚闌干曲桃腮未肯露輕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

羯鼓催吝香若待新詩促也知不是怯春寒故欲遲開期杜牧淑華見之每於施生留盼情不能已生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偶曾移櫂過閩溪覓得龍團幾片齊味苦不堪陪蔗液特來緣此作階梯華隨和之君分仙茗過荒溪猶勝人參芍藥齊不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生愛其才貌欲娶又念已有家室且合之不正足妨清議竟作詩以絕之殘花不折却空還自笑渾如醉後看過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寒謾勞微笑窺珠

箔不用含情倚畫闌回首天台春寂寞瓊枝碧草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道子稱之先是其父吳老客金陵與報恩寺僧人相得僧人亦工丹青不甚善性嗜酒吳老無子僧以酒狂卒是夜吳老夢僧謂之曰與汝相得不欲久離願爲汝子及醒異之果生一子三歲能舉筆圖寫後畫名天下亦以酒狂卒知是僧人托生也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潘泉諸公設燕

於紫薇樓諸公索紫薇樓詩公云昔年聞說紫薇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觀黎氓歸壽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致思時僉事龍覓在座遂續云蔭落長松夏亦秋公笑稱善遂足之

曰滿座簪纓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

太祖製民庶章服黑漆方巾取四方平靜之意青布直身取四海永清之意服此巾服則人知禮節此制作之深意也小帽截子惟皂役厮卒服之其後民趨於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爲禮衣如衢

嚴等處雖折薪者亦服此服尚有淳樸之風邇來
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
小袂衣甘泉衣陽明衣琴面衣帶有琵琶帶鞋有
雲頭鞋婦人有全身披風全已大袖風俗大變故
民謠云頭帶半段襦身穿橫裁布街上唱簡啫清
燈明翠幙又云蝴蝶飛脚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
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二可
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
可怪白布戴子綴綠帶秉禮者痛之建言於朝遂

有章服詭異之禁於是制自聖心製爲忠靜冠服第其品職以別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邇來又有一等巾樣以紬絹爲質界以藍線繩似忠靜巾制度而易名曰凌雲巾雖商販白丁亦有戴此者噫風俗之壞極矣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武宗西幸璋得侍陛問曰汝何省人對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諢名汝浙云何對曰無之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蘇州浙相連得通稱故耳時蘇

之士夫謂璋曰鹽豆之名欽定在澗江矣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已千年矣而無
片紙之存不特晉人雖唐之墨跡存者亦稀蓋物
之特異者常聚於權貴富盛之家一經火盜則羣
失之矣非若他物散落傍出猶存者桓玄之敗取
法書名畫一日盡焚諸城外可驗也
古人遠矣閻立本吳道子唐人也猶不復見一筆況
顧陸之徒可得見乎是故論畫者當以耳目可考
者爲準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郭熙石濤夏

珪戴進李在花果則趙昌王友錢舜舉花竹翎毛則徐熙王筌雋白林良呂紀走獸則何遠師周炤胡璉李眞人物則李龍眠趙子昂吳小仙姜正佐杜古狂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梅則王元章竹則夏仲昭葡萄則溫日觀得此數家已有奇妙矣何必遠求太古以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李成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輞壑開雅悠然遠眺用墨頗濃而皴斫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

氣象零雪班駁寒沍滲人郭熙樹石蒼古鈎株茁軋山根水源挹挹在目石濟細膩勻適縱橫布置純粹各有條理戴進整飭莊嚴在郊則師在石則友也李在則閩山蜀水秦嶺晉河形狀惟有趙昌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眞莫辨眞僞設色如新雖久不變友乃昌之徒傳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迨焉錢舜舉單枝瓣葉儼然天成徐熙南唐處士博洽書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神氣超卓王釜蜀士孟昶家客目閱富貴所作多

綺園花錦眞是粉堆而不比圈線崔白之清雅另作一家林良寫意蘆雁尤其所工吕紀初年寫眞後於細膩中溢出天巧尤致意木石古今翎毛之獨步者也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人胡璉季眞代北人氏畫院祇應所作猫犬何則有士夫氣味周則有工製態度然生意自然二家皆有名不傳李龍眠多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重濁者多僞作於人物面相尤妙趙子昂畫美人細及膚理窈窕之姿如在目前吳小仙信筆亂塗悉

合規度畫之狂者也姜杜一味清雅孫太古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龍眠之下然衣摺宛轉曲盡又過於李石恪畫鬼奇怪筆益勁利亦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王元章之梅勝於張脩夏仲昭之竹過於與可温日觀元僧也畫葡萄多作横過老幹稜稜崢嶸觀以下皆不及也

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涼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

杜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伺年許斲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以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二琴歸御府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人之所處在空曠幽清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古之畫者如閻立本王維李營邱徐熙范寬米元章蘇東坡趙子昂輩皆士夫遇興則留數筆豈可必

其有對幅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甚至欲求四幅兼得橫披名曰一堂不足與言畫者諺曰今人最俗挂畫四幅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林水泉模糊遮掩屋廬高下大小不稱山脚水面並無來歷皆非名畫

臞仙子得一葫蘆剖之爲瓢內有一物如蝴蝶之狀五色可愛出瓢忽有光一道隨光失去臞仙子以爲神物也刻其銘曰一瓢酌盡乾坤醉幾醉醒茅亭

抱月眠一日有道士至臞仙引入丹室於炕頭酒
甕中以瓢與之飲道士以瓢就甕取酒而飲但得
半瓢一飲而盡因曰此瓢大能滲酒勿怪耳言畢
乃去臞仙令人視甕中之酒與糟俱盡竭矣道士
亦莫知所在

蘇松秋糧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王北川仁山
云予昔在科時曾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
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俗尚侈靡故重稅
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爲

最遂以此爲常法云太祖見某氏租簿遂定以爲稅者想傳聞之誤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寬洪隆冬出使宿於別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至事急請罪夏笑曰何不早白我以餘廩易之乎併棄其存者而行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風起墨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早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墨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焉罷朝尋出所易吏大感謝

宋靈隱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缽一空爲秀奴所絕僧迷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爲郡勘之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憐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箇禿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弗之知也吾鄉薛知

州泊任江西奏績於朝別一峰去一峰展冊葉欲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爲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之許夫人瞷其不在書一絕於冊曰今日作詩送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淚都是離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

杭州妓者多鬻身蘧客有一妓號素娥爲歙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爲渾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亦善謔者矣

千機錦載題畫梅扇詩一首經年不見玉人而意在淡冬雪裡看今日相逢當六月冰肌依舊逼人寒此宋人詩也且予所見者宋刻本今於方正學集中見之誤矣

應彥文作梅魂詩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靜儀形玉龍一曲香隨返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雲樹墨斂妝東閣玉華清莫誇賦客心如鐵楚些凄酸可忍聽時虞伯生周伯溫見之稱爲應梅魂

象山所産木犀獨紅色甚奇絕邑人史本初得此種

遂獻闕下宋高宗雅愛之畫爲扇面以賜從臣題詩曰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爲君開又曰秋入幽宮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嬌紅下廣寒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深而香烈移之他地則香色少減此亦地氣然也

天順間李文達公薦臨川處士吳某於朝命行人賫書幣往聘之至京授以東宮官職英宗親至文華

殿顧問以重之某不欲就文達叩其所以不就之故緣教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今授以此職所以不受文達謂朝廷致敬盡禮寵待非輕初無不稱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恐亦難行既稱衰病務欲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大任未晚竟不肯就遂送還家若某者亦可謂迂濶之士矣

倭夷入貢泥金扇最佳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高皇帝曾賜近臣桂太傅彥良慈人也其子孫藏有

一柄太傳題曰海內車馬今混一萬里梯航進方物奇哉此豸日本來恩賜千官敢輕忽南薰殿高清晝長水晶簾捲薔薇香綠牕蝶影弄春日碧天雁翅橫秋霜扶桑日華移上苑鎖網珊瑚弱水淺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鰲騰空怒濤捲黑雲忽散丹霞飛江蘺蕭蕭月半規無窮變化不可測俯仰神仙知是誰稜稜墨竹十二莖不方不圓齊短長隨時卷舒足稱意一寸機關那可量齊紈團團堪障日豈爲好新輕得失朝端鵠立汗如珠焉得從容

袖中出

戒石箴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時蜀主孟昶始頒布於諸邑句凡二十有四字凡九十有六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公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日戒本朕寤思宋太祖嗣煩就簡摘其中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

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座右至元三十年癸巳浙西廉訪司移治錢唐桑政容齋徐公琰改書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毋爾謹以中刑罰今府州縣甬道中有戒石亭南面刻公生明三大字北面刻宋太祖所約之十六字而徐公改者今不存民常曰公生明亭云

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勤倅彭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

李曰聞大夫欲倅鄞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不覺一笑

張得中大本鄞人也作兩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聖主乘龍天宇開鶴書飛下徵賢才鄞江布衣忝英薦蒲帆早駕長風來長風吹帆過西渡赭山大隱黃公墓車廬丈亭并蜀山餘姚江口停泊處清

灘七里如嚴陵前瞻石壓爲通明上虞東山由謝傅錢王廟前雙樹清蔡家莊下梁湖壩曹娥廟古豐碑大路接東關白塔高樊江一曲縈如帶紹興城上會稽山蓬萊仙館雲霧間柯橋古寺殿突兀舉頭又見錢清關羅山林浦連漁浦錢唐江潮吼如虎六河塔近月輪邊龍山閘枕浙江浙杭州舊是宋行宮鳳皇飛來南北峰六橋三竺入天目西湖十里荷花風臨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灣照城碧嘉興尚有讀書臺平望隨雲高八尺吳江八九

洞相連蘇州好在閶門前楓橋夜來過無錫横林曉色凝雲烟常州古城高發業奔牛呂城壩相接丹陽地勢控丹塗舟向鎮江城外涉金山焦山兩虎踞龍潭瓜步依江屯觀音閣下韓橋小龍江驛上金川門入門先到鴻臚寺奉楮殷勤報名字五更待漏覲楓宸從今願寫平生志　北京水路歌

云四明古稱文獻邦望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車廐遠舜江樓頭横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港内還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舸重難涉

東關漸近樊江來薰風廿里芙渠開賀監湖光淨
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水如碧櫓聲搖過
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間新林
白鶴路迢遞日斜始得瞻蕭山蔓筆橋高對江寺
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猶羨文通好
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吳山青錢唐江
接海門濶胥潮怒捲轟雷聲杭州舊是臨安府藩
臬三司列文武坐賈行商寶貨煩錦繡街衢百萬
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人家酒旗挂高亭臨平

談笑間等閒催上長安壩崇德石門逢皂林灣邊
三塔高十尋嘉禾却過杉青閘黃江小路吳歌吟
平望吳江眼中過繁華地屬姑蘇郡楓橋尚憶張
繼詩夜半鐘聲又信疑望亭無錫人烟多既庶且
富聞綾歌瞬息毘陵暨相泊奔牛呂城容易過丹
陽與丹塗鎮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上國金山塔
影浮中流揚子江邊卽江漢浩浩湯湯茫無岸甘
露招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
隄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黃冠師程奔邵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蒲深處浴鷗鴛湖浪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縣湖荒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軍餉儲漕運循規事專一密密征帆蔽天日桅檣接踵連舳艫舵樓按歌吹簫篥清河口土高厚淮陰城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墟宿遷旋覺人烟輳直河下邳地漸隆子房圯橋遺舊踪馬家淺呂梁洪篤師須倩少年雄壽亭尉遲古名將金龍之祠屹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往祈神乞陰相快馬船

飛莫能遏鑼鼓催穩號聲喝一淺一鋪穿井泉薄
濟兵夫往來渴徐州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況
對歌風臺臺下每驚流水滙沙河谷亭閘最難湍
流縈回却船退南陽棗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
濤師家仲家勢亦險新閘新店坡尤高石佛趙村
頗平靜濟寧在城及天井棲草二閘追開河支山
小驛來俄頃柳隄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
荆門阿城各二閘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閘
流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清臨清當要衝百工紛

紛共闐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德州良店連窩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沽酒澆離愁必與朋簪共夜深風雨打篷牕五更驚起思親夢明朝涉磚河順人長蘆灘乾寧興濟青縣關河流靜海楊青站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河合縣潞縣相將迴城域張家灣上趨通州半肩行李惟書籍我本江南儒宦游至於此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之程兩月矣共經水閘七十二約程三千七百里薰沐整衣冠肅遵鵷班列九重紅日麗青天四海

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朝共享昇平福我曹功成
奪錦袍早沐恩波食天祿

甲午季夏予避暑話山草堂書賈有以北牕瑣
語來售者卽於北牕晚霽中展卷疾讀如所載
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梁及元永春事皆與
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
爲錢鶴灘作今改易數字嫁名黃南谷未知孰
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
稱韓筆何耶余公嘉靖七年舉人官蘇州通判

其云只好州蘇作判通亦可謂善自戲謔矣甌山金忠淳識

談輅

張鳳翼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談略

談輅　長洲張凌虛鳳翼伯起

任昉序王儉集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攻擊之攻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　皇祖說論語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止駁夷狄有君甚正大與章句儒不同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郎孟子所謂効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

闇繢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爲明徵何朱註以

托孤寄命爲才以臨大節爲節且寄命云者即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朱註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可考豈可倒置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苟爲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宋儒以好諛悅色竝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郎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不懈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

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爲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楊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紂之暴非赧獻之比若使侵其地至三分有二羑里之囚豈得釋

孟子爲長者折枝朱註折草木枝可疑折枝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廣絶交論有折枝舐痔可以推類況枝肢古通用折腰肢揖拜也爲長者三字方明

鄭侯人品與留侯武侯匹不可輕訾托跡黄老是從赤松子遊意何本傳云人以此薄之司馬通鑑朱子

綱目亦因之不改烏在其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輕舉好進背公妬黨固不可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盡謂小人何嘗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爲小人觀柳子厚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爲之否耶范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古哉言也

大抵道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之士爲龐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益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也莫此爲甚

學者不可不辨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靖康帝故未歸也並當時不請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迎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遂唯唯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者第今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既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是破宋高隱疑郎有奸檜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好詆訶文章椅撫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寅緣請托遂令西施邪坐嫫母入帷

明巴大行曾連退舍欲墜孫康於異代豈易哉徐陵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豈其令終也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歎息過論衡論衡今傳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有幸不幸耶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顧作爲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任子如此氣節功烈科目中亦未易得

郭解客殺人公孫弘以解雖不知甚於解殺嘉靖間以殺沈鍊罪楊順路楷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蕃償鍊之死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

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一狂人稱賣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傲世之言郎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謂也

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謂此理可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言及鬼神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郎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歲瞻默然失色歲餘卒此事可証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爲漢祚將盡天下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爲人形鬚髮具備爲歛手之狀惟無目鼻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見巨手長八尺臂大數圍令人斫之忽不見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簡村一婦至圃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以鋤擊之得解手已不見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塵筆

莫是龍撰

本館據奇晉齋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筆塵

筆麈

明 莫是龍 撰
平湖陸 烜 閱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片紙至呼淳化閣本爲祖帖蓋不知昇元帖耳漢唐碑碣鍾王墨蹟乃多有存者何爲此刻獨無僅見也

何內翰艮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黃亦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吐之逼眞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皮骨全似而神氣尚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遂廢古法自成一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入石者便勝諸家矣

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

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耶秦少游改作小詞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

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盎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盎道逢丞相申屠嘉謁嘉密有所啟意在錯也而嘉恐以妄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及七國之變盎又請間而錯遂不免盎其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盎

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行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生捨想此等語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曰觀世音手中數珠念甚曰

念觀世音菩薩又曰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已大抵禪宗機鋒決捷入理最深故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秘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知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已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凡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

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學漢人文章韓柳欲力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之遷固間有可辨者乎唐人未嘗不學漢魏詩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佳句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遷固本六經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遠駕唐宋

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思千古哉非然探古人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匠以合一代之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如優孟之爲叔敖其將有事於命世之傑者乎

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佳爾

時聞童子鼻息足當數部鼓吹或風生竹樹間山鳥忽囀倦魔都盡徃徃徘徊達曙强就枕席晚涼箕踞臨池數酌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人居城市無論貴賤貧富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林非道流僧侶不能適既有仰事俯育自有交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我願去郭數里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

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欵酤信宿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洽尊俎粗供嘯歌簷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乎

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吾性懶不爲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携訪有菊之家間一就觀如王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

種樹必先種梅何也雨晴煙雪無所不宜疎影暗香新英老幹無不可者枯枝偃蹇傲骨磬然猶

勝艷桃穠李

余最不喜疊石爲山縱令紆廻奇峻極人工之巧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盤石綴土阜一仅登眺徜徉故自佳耳

肥甘可省蔬食可獨樂酒不聖則神理都惡茗不精飲食難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即九閧八珍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亦令人

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山非高峻不佳山非幽深不佳山非遠城市不佳山非近林水不佳山無樵牧不佳山無寺觀不佳山無流泉不佳山無雲霧不佳古之眞隱曠士有道術者多托跡乎山岳焉要之山無隱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道尊矣

夫富貴之士則學名利貧賤之士則學衣食鄙鄙百年之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啄

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溪山之間俯仰無累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巢居之徒豪濮之侶能蟬脫塵埃造物不復能爲之拘可謂遁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能閒不是等閑人信矣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寂之間知之者稀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最識霞外之理

余嘗呼一童子入深山中探清流茂林人迹不到處危崖斷磵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惡饑渴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了不相關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

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念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涼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録今人

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窠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燃犀錄聆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譌繆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眞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便須少文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其如商彝周鬲

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何異

山谷墨蹟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佳豈食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否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

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幅後書云寶晉參前軒書銘云五色水浮崑崙渾在頂出黑雲挂龍怪電爍痕下震澤極變化闔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余甚愛之時時訪其筆意出以示識者

南唐李氏有研山一座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其廣不盈尺

李氏亾後流轉數處爲米老元章所得米之歸樂陽也計爲卜宅久而未就時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宅基竹木叢秀晉唐名賢多居之旣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羣公共爲之和會而蘇米竟相易焉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疋日食兩杯而終歲翛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溝壑者天亦不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淵明詩云故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酌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

貴貧賤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藉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翁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疾迄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殲然退之嘗談人不解文字頭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住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

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見推阮曰
我圖翁十部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
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升天作佛鮮
不爲阮生所笑矣

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
家以他事召仙而余適入坐然余未有意求問
也方伯强余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
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悃莫生能

爲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蝨高談宛王景畧之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尙物何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史爲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世今余問何勅便是立世宗勅還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玉皇上淸帝主勅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行廟多巡承祧偶乏昔黃河淸徹曾開聖世之

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遣獄瀆之神定
爾河山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
春秋首薦欽恤速圖警蹕毋讓渭橋欽此書畢
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余鄉士
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曇陽事大有助於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令張大
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去後必
自懺悔

壬午冬十二月余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也案頭拾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麈聊當友生一夕晤言之趣耳莫雲卿

右雲卿筆麈如仙人下降吐納皆成珠璣乃其筆法亦妍雅絕倫傳世之珍也谷耕其寶之丁酉七月望後三日江上外史首重光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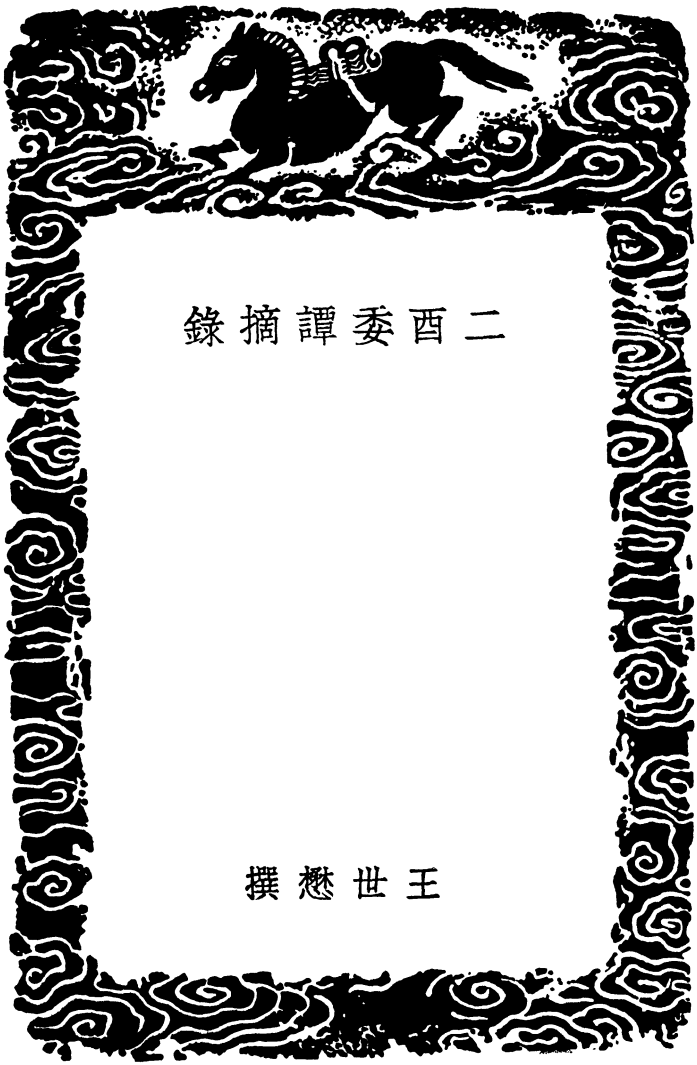
說類以來閒意家而極致壁以高人旅士於意

居醜其清濁自浮之趣實勝於筆實作於莊時
也是卷係雲卿真跡乃一時矢口而得未經構筆
法希賢庶像贊清言名理大似晉人於說部中
亦屬上乘惜不能摹勒上石第望主梨棗已足
千古矣乾隆戊子脩禊日梅谷陸恒識
墨陽乃王楊盧駱許嫁夫已守貞不字姿色淡
治如梅花幸誦釋典並書此乃轉角遇一貫四方
士大夫爭師事之其逃也亦以為紫雲擁蓋羽

化而學仙云曾學於李子侍二老於門弟子所撰

張大亭息僕亦語然梅公再筆

筆麈終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邊城有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爹云有之近至閔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井州張大衆在涼州其說无異徐云脩井州城初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廣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髮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多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堊之竟

不知是何物又不知是何緣得墮城土之內張云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在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

芊州　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毋其旁有一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豬肝三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爲女爲說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耶浦每往視輒仆

人手捫之了不着地云其事不見一統志宇宙間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謗吾師道嗚呼彼神於事者尚不可疑況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爲予言其州多瑣陽肉蓯蓉瑣陽形甚不雅墊上生肉蓯蓉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肉助甫欵一識之介卒之田間掘得舁來儼如一大人臂因悟蘇子瞻所烹肉芝乃肉蓯蓉耳宜其不能仙也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

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構狀遺精地下未絕而殞其一吳江娼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祈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群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娼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戍握士大夫進退權得罪於 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

夕卧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于顛異之復以質如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既許之延矣柰何竟不免爲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菩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臠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即持齋可遂免

乎曰醫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
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于道何疑
千歷瀋梁於寮寀間見異證二因錄以俟知醫者一
秦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脇間生一瘀核漸大如
瘤聞荆南有善醫者須服藥蒲百貼始除即九弗
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爲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七
何足徵蹇問之云足面似簇筋令童子捫之傷皮
耳已逐愈數日而病痢提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
曰大夫其非痢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怪而問之曰
余非知醫者先大夫先患足創一如秦公已而下

痢竟不治蓋創毒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閫寄政
王公懋德自延平歸忽瘦甚鬚髮皆枯云是消渴
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延平一卿宦潛謂人曰王
公病曾有嘗其溺否向有患者溺甚甜此不治驗
也王後聞之初試微甘已而漸濃愈益甜王亦自
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溺甜則未之前聞也豈
亦糞甜苦之顚乎二事皆醫說所不載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強出　朝謁過李臨淮唯寅
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来唯寅笑謂余
曰君知近日山人多改業乎是君爲一邊鎮中丞

所知腰已横金矣即守倫無兒何可得也余戲謂山人方競横金那聰横金吏反作山人也唯寅爲絶倒亡何余發行就道奉　明禁以重值募縲卒僅身肩輿宿宿逆旅主人因甚稍行見數驛騎馳而前中一人大帽繡裳即向山人也遣騎起居而去蓋渠乃有勘合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糊覆倏忽固然然矣於世亂槍攘時見之今際太平盛世而所見如此爲之一噱

余謝関中之役歸潼関劉使君以時循暑憫余逆旅之艱力勸君公館余咲曰曩爲督學来不傳居今

乞歸顧薄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遂匿跡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舁與行而途間所見乃有絕相反可供旅人一噱者靈寶道中聞侍郎栗公起爲其鄉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規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栗公數年前卿貳尊重宜莫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亦四人但乘傳顧募異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着錦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人駭而物色之則三原王簿陞郡幕不赴而歸者也簿一月前跽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頓

異如此蓋縣近　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而希指者又每過爲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僦民艇艋而小輩總無顧忌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詡遂至八夫輿一主薄而莫之誰何其爲異又豈直山人而已是深可爲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喜蚤熱而今歲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觴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爲具湯沐便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豈子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

出露坐明月下亟令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沆瀣入咽而腑風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晨起復烹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來風味書一通贈先生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卧懽甚恐聞蚊聲不寢久之街鼓欲動始得帖寢忽牖外淙淙若時望雨不啻調儗竹牀布衾半醒半卧呼侍兒趍背聽之覺倦態盡蘇檢點胸中略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先一夕出矣爲復展轉間聞老妻喚聲蓋督課僮

婢受黃梅水揉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唉
披衣而起盥櫛焚誦畢出坐心逵堂中命筆伸紙
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盡已立春矣余時駐興
化府海波無警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爲民憂蓋
瀕海地高民倚麥爲命南中無霜麥且怒長無雨
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雨作心念元日
當爲屏翳所苦頑民瘼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遞
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噫餉後而日大出元
旦晴朗市井喧闐不復望雨次日卧醒忽微聞雨

聲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齋
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問適偶同而爲民間
秋意有餘歡因檢篋中舊稿稚愈洗研作小批
舊事而續記此條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絶唯正
事多暇一弄筆研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駪年十
四從老妻侍宦邸書此付之
三月晦日鷄鳴山視牲還雨中過十八衛北循溪行
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遭無慮千株緑涉牙鋪牧馬
散蹏其中輿從軟茵上度望鍾山鬱勃雲氣間作
白練蜿蜒動籠罩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

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日提壺遠遊也第金陵人生長此中日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造請投門狀想自負此景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兒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爲景德鎮官窑設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寐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爲窑利所奪絶無登第者惟嘉靖間萬年賊赴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爲吾郡倅陞黎平

守而卒宗吉前後踪往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遐方異域多產奇寶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兒擊撼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爲不可廢也

又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画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絶倒蓋

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衢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君同年張君以酒道邀余雨中燕集固求余書扁爲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飛閣流舟余匿咲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不留名然爲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舟非流舟也蓋此君少而誤讀舟字爲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爲天造地設不知流舟是何文理人固有紕繆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

余書匾未必爲斯樓重亟除四字爲此樓洗穢則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爲題止刻一詩而去蓋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者遠来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撞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

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柰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家俱稍饒裕矣此得之喻邦相家書不虛也嗚呼頻年饑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令生人也河南北人相食而卒未聞上蒼有来牟之惠乃忽於豫章兩姓

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丘隅意見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六一八二